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五

後漢書傳

讀桓譚傳諫光武吝爵賞以其行事考之良然此於人主常法當失而竟以得之豈光武別自有道抑俗儒所陳不中事情更須細論然觀光武規畧大抵與前後人主不同論治者蓋未深考也譚與楊雄劉歆並時低徊亂亡無所阿徇雖稍疏闊要為名世光武不能容於列大夫間而摧折之致死可謂褊而嚴矣

馮衍自言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者三按衍為鮑永偏佐歲月無幾其誤如此殆不可曉況一時假號何足比數而衍稱述不置量亦狹矣以桓譚博通猶不得志衍區區文字間宜其見棄然

在建武永平時不幸有失士之名故可歎也若後有興王之君
招致詞墨待以卿相流風所被遂為故費斯百世之一遇矣
郅惲鄭敬同郡相友材品志節皆同惲以不出違道敬以不出
全性皆人豪也

申屠剛鍾離意傳載光武明帝有撫朴牽曳群臣之患三代後
以其國自治者稱韓昭侯秦孝公始皇至漢文帝時有所親及
武帝分奪外朝別置私人宣帝繼之國政始移所謂尚書樞機
人主躬聽斷者及光武明帝真若一吏方代有司行事所以與
群臣日鬬其聰明也自是以後三公頓為虛器而尚書遂成朝
廷不可復還矣光武父子雖役役煩勞然猶能與天下賢者共
之當時小民得職天下欣欣頌聲興起不特小康而但其本性
察惠嚴急過取不優之誚耳蓋異乎宣帝執定不通以為自有
制度者也視六七聖人弘裕任下使物各自盡則不可望比其
他人主忽寬驟猛任數猜刻則過之遠矣學者未可隨声譏議
而不考其實也

蘇竟傳所言鄧仲況據陰縣為寇劉龔為謀主竟說降之即班
固賛董仲舒所謂篤論君子以歆之言為然者也龔問李論議
深博予奪古今為班氏父子所敬而其出處蹤跡汨沒可憐蓋
天下喪亂賢者無地自容其南陽故人附隨立功者名特際遇
之幸耳豈可謂當時賢俊盡於是乎

郎顗言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不如
還屬尚書此實遠近之論當今之宜用人之柄不歸宰相誠非

治世事也及專選牽又曰非周召之材然則必擇其人而後與之以是權耶苟非其人而始任之則寧損其權而不與耶此亦當細論也顗又言黃瓊李固雖伊尹傅說不足為比亦可以想見二人風流也蘇竟楊厚郎顗襃楷雖陰陽星文之學然貞固守道言不詭甚急時之病惟賢是與而利心不存焉異乎京房谷永李尋之流矣

杜詩欲辭南陽以處功臣而光武不許於是用兵十三年矣按光武以征討付將帥民事任文吏已定之規雖有齟齬未嘗更易夷難為効歲月磨揉觀詩此疏可驗矣詩言將帥和睦士卒鳧藻知光武功臣能親介冑而無觖望又其使材官騎士長休專以見兵督戰而不怨蓋光武定天下賞薄衆整內外分明近於古人所謂以律者戰國秦漢所不能到也

蘇不韋報仇郭泰論之為議者所貴泰臧否滿天下而析理不精如此等見識施之一時取悅俗人可也

樊淮述建武永平事言經術見優布在廊廟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與申屠剛鍾離意課語何其殊絕按光武明帝非苟以儒李飾吏事心誠好之要為本質克治不盡而然其一時臣佐材有所止未能迪德過不專在人主也準又言今儒者競論浮麗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此語誠然俗之壞雖法吏用法亦不得其正所謂三尺安出也

梁統言元哀二年輕殊死刑東觀記稱手殺人減死者四十二

事當如後世殺人無證情理可憫之類也統表其尤害於體者
傳奏於左而史不傳無以考其是非若今傳所載但欲循舊重
刑則固已謬妄矣
自孝安昏德漢業已衰順帝用梁商父子相繼秉政亡由此
始及冀被誅而亡形遂成雖竇武賢戚救之不能反受大戮
人主以位為樂而無志於天下則禍敗立至如幽王繼宣中興
之後十年間遽亡周豈更論先德亦不復有漸次也栢靈正賴
衆賢共爭之故尚延耳
光武用張純朱浮議始自孝宣而下並立廟祭以代四親是時
建武十九年也不然則不足為紹漢矣純不惟明習典禮而正
論不諱自非西京諸儒所能及然光武能變知改不私其親蓋
有人主之道焉
曹褒制漢禮雖不行然恨當時史官疎闊不能畧序其所以制
作之意後世無所質證如云雜以五經讖記之文則疑諸儒沮
壞者固非而褒之自為亦未必是也
每念堯舜三代間文字須不待訓義解說而自明方為得之然
自周以來必設學而教而孔氏亦以教門人子弟故有起予興
觀群怨之論則所謂訓義解說殆不可已也若左氏所載固已
蔓延遠於正道而公穀尤甚及漢初各守一師因師為門其說
不勝其異後世乃以為遭秦而然誤矣蓋訓義解說出於俗儒
勢爾鄭然爾鄭玄雖曰括囊大典綱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
失然不過能折衷衆俗儒之是非爾何曾望見聖賢藩墻耶況

更數千年無不如此就有高下何所損益其不待訓義解說者固粲如日星學者不以自明而輒以自蔽是真可歎也

古今尚書左氏國語周官毛詩學者藉此數書以知古人統紀源流而西京湮塞不行至東漢乃卒傳之豈杜材鄭興陳元賈逵輩智識實能過於西京諸儒耶特其門戶偶相承爾孟子所謂巫匠亦然也賈逵以左氏獨有明文證國讖刘氏為堯後此尤可笑矣

班彪言定哀之間左丘明作傳國語由是乘槫杌之事遂闕而左氏獨章不知彪此語何所本闕若止據孟子文遂為之說則不可孟子此言自未為準定緣楚語自稱以春秋教世子孟子蓋未必見國語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不自言其國史當何名乘槫杌之是非固不足辨然言其所不存者未審則其所存者亦非的矣惟言司馬遷文重思煩刋落不盡尚有盈辭彪去遷時未遠其理或然今學者乃以為遷之文体如此反以其不盡不齊者為意義深遠之所寄則亦未必然也

班彪仕不求達光武亦不用止於司徒椽固最寵幸位不過郎蓋於特公卿貴人不由文墨登也自戰國以來無不然至唐始變矣彪靜約得古人之節而固不免為竇憲死然則言果不可以信行矣

彪言司馬遷漢事止據陸賈無別書彪及固自著亦不言所承何書但云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而已今史家用官文書比以日月猶尚錯謬則遷固綴集所聞而成者安得傳信故余

為李壽序以為春秋後財有壽書也

固以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不實故作典引其意言自兩儀分莫崇乎堯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刘先命孔子撰赤制而高祖光武興謂漢特承堯是何道理與今世場屋架綴作經義者無異固又以此著之漢書而欲垂中正不刋之意可乎詳其始撰讖者妄稱刘秀為天子光武宗室单寡援之立極如童謡幸中遂以自神正與王莽同耳故桓譚鄭興皆莫肯信而固希世傳會曾無慚耻盖自昔文士往往不足同也

第五倫以建武末年自淮陽醫工長得再三見通語至夕至道其行事為戲光武誘進人材之度固無窮也如倫廉正寛厚得百姓心力朝盡言遂相肅宗其詒謀子孫多矣

鍾離意疏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以言晏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有味哉其言之也推其所行措之三代不難矣两世雖不盡用然未嘗不知敬也

馬援擊武陵蠻乘高守險兵不能進遂以獲罪然援既死宋均即矯制降之訖無後患以均事觀之援但志於翦滅而已自負鑒識而賈勇奮鋭乃與臧宫馬武等同不逮均矣均馴虎禁巫其言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考黙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旨意法雅如援固不足望也援傳稱遣梁松乘驛代監軍當是均還代之耳

明帝始終獨楚獄一事可恨與始皇坑戮孝武巫蠱武后羅織畧不相遠矣然明帝處兄弟間大抵天性不失無淮南陳思猜暴之禍矣毋妻子猶在楚殿悲泣相對豈必遷怒天下士大夫耶明太后寒朗納說感動夜起傍徨出於至誠然則明帝固以禰憤自損而治獄者亦不肖甚矣

郭后太子疆之廢蓋亦有說陰后本嫡也光武特以河北艱危畏憚劉楊之故別納其甥出於權宜非緣色奪事會遷改遂有更易終歸於正而無愛憎之嫌故夫婦父子兄弟情愛不至破壞視前後帝王差為愈耳

朱暉為東平王蒼取陰就壁蒼既罷謂暉屬者椽自視孰與藺相如蒼傳稱蒼多智思觀此語可以相見光武父子皆博學多雅言一時士大不能及而蒼之寬博過顯宗矣

暉與張林爭議均輸榷塩按漢世取於民薄遇天災或用侈輒闕經費至東京而其患屢見如肅宗欲加賦蓋非得已也故仲長統歸過於歛輕以為二十取一猶曰貊道況三十而取一乎夫三十取一雖非中道不猶愈於後世既苛取本稅盡較末利錙筭銖計常竭天下以為市而猶不足哉然則古人據正較論如暉之以死守而猶以為易後人雖通經孝古思欲輕賦予民而暴征横歛其說已成徒悲傷歎息不敢出口而自信其難也

杜安罷宛令家居因章帝過潁川上書得御史遷巴郡守

與樂恢書恢不荅而告吏口謝且誚之曰為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干人主以闚踰非也為平生操故不報闚踰二字孟子所謂龍斷穿窬以利心希世而不以正進退者也自孟子以後至西漢未有達此理者漢末節士始漸知之王良之友所謂往来屑〻不憚煩所以成東漢之俗有真退之風三代以還不能及也

何敞言異鳥翔於殿屋恠草生於庭際自有鳳凰芝草以来未有為此言者蓋天下自有過脫議論不必待聖賢而後能之然敞固不可謂非聖者也古人以德言物不以物為德故九成致鳳凰麟趾如公子騶虞離畢戈皆以德焉物也若後世所謂瑞則以物為德矣

敞傳稍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空竭帑藏耗損國儲注載其目今漢官儀不存按東方朔傳亦有伏日受賜之文若節輙有賜則過正禄矣是於人臣不為薄國家待遇之義亦當然也後世自當更考

楚獄用馬后寒朗言理出千餘人及袁安覆考得出者四百餘家是終於昭雪而不至究死視淮南衡山巫蠱之濫殺者有間矣然以天下四方之遠顏忠王平二人之妄一旦無故陷而入者數千人豈不為大異明帝以欽卹自許而謬誤至此豈先王明德慎罰之義歟然本無殺心則學者不可不知

袁氏貴盛不以道而基隗遇夷滅之禍紹術為叛亂之宗

閎及忠弘耻之至於避名匿跡狂遠遁其畏禍審其潔身
至矣孟子謂於陵仲子齊士之巨擘而不能充其類然則必充
其類而後可則三人者無異於常公子而世論所不貴矣此中
庸所以難行也郭泰嘗從閎不宿而去以為譬諸汎濫雖清而
易挹豈亦有孟子之意乎按奉高袁閎非閎也
張酺為東郡初不願出而自列歸去十五年章帝雖遇之厚
而終不召復外遷亦不屑意然則是時君臣之間樸質不事
形迹蓋有古意與蕭望之數月復徵入者若不同也況以後世
視之益難言矣
漢世尚書掌詔令陳忠謂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
鮮有雅材每為詔文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
鄙固古今之敝未嘗不同也然則其存於策者尚多可稱而末
世專以詞命取貴任乃反不及豈惟不及而失其旨歸僅在俳
優之下又不止於鄙固而已是真可歎也
郭躬論秦彭得專殺孫章為誤詔且言周道如砥君子不
逆詐躬習小杜律杜周以深刻著而其學乃與經同意何
也豈延年行寬厚能改父說乎漢儒用春秋甚於法吏如
躬父子所言雖未及皐陶周公視董仲舒公孫洪則賢矣
明帝以人主之尊而疑人為故遂以察察成名此孟子所以
慎擇術也
酬如幻人之奏二俱無用名實隳損未知安所戾止
李法機史官紀事不實後世尋功計德必不明法信然則

為史者未嘗不佞而所稱建武永平事蓋未可憑也若是而詩書之傳亦何可遽信當以其心平而理明耳

王符潛天論其愛日篇言化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以短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此語誠然夫上有明闇之殊而下有勞佚之異甚者死生存亡係焉余在金陵每聞民間語謂待辨於庭者歸可及朝飯蓋上下紛紜務為昏惰以自煩苦而不知日月之失未嘗不安之以為當然也何暇及禮義乎化本治字唐人避諱改之爾

仲長統二詩放棄規檢以適己情視漢末拘士曲儒以夫瑣瑣自縛者有異矣然而建安黃初之体出曹氏父子為之倡文士相與効之而韋孟張衡之作蕩為灰塵不可復求也

統言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又曰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又言賈誼開自裁之端遂以成俗是所謂右手刎其喉人主所以處士大夫與士大夫所以自處不同統之言施之人主可也賈誼仲舒之言施之士大夫可也子思曰敬大臣則不眩体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又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然則董仲舒之薄仲長統之放當考而不當法也

崔寔政論絕無義漢人以為能言莫曉其故其大意不過

病季世寛弛欲以威刑肅之不知亂亡之證元不在此正坐易置之耳盖威刑未嘗不加於君子寛弛未嘗不行於小人是時李固杜喬已死梁冀主斷更無救法寔立此論欲以何施天下本無治世亦無壞俗寔謂孝文重刑非輕刑以嚴致平非以寛致平是何等見識又謂刑罰者亂世之藥石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不知亂世何嘗有不可食梁肉之理寔以此論誤當時其禍猶小遂誤後世其禍大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五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六

後漢書傳

黄叔度為後世顔子其論已成不可改東漢人材本有程品繩墨在身如影荅形汙潔判然至憲能不踰距而融明深厚無異人之操此其所以能伏一世而陳蕃郭泰之流自以為不及也然觀孔子所以許顔子者皆言其學不專以質曾子亦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常從事於斯矣漢人不知學而叔度以質為道遂使老莊之說與孔顔並行後世學者方步趨以求之重道而輕學未見其德所從也

范曄序閔仲叔荀恁魏桓周燮黄憲徐穉姜肱申屠蟠皆必於

退者也以其事考之則相得退之義蟠得退之時方漢人以名相高故避名為難名不可避而退之所得多於進矣然當時知此者甚少

兩漢之衰大臣與小人爭不勝而死亡者蕭望之王商王嘉袁安楊震李固陳蕃七者皆其國之所以存亡也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道道不失其天下又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又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參以數端大節可見蓋殺身以存國與殺身以亡國極當審處若人主聞此惕然知懼則雖無道者可以就有道以至於履危蹈難其職當死則更無改移又不與此並論

王暢疾惡有發屋伐樹堙井夷竈之事其功曹張敞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暢從之更崇寬政教化遂行東漢中世以後名士之患大率如此又不知當時所謂豪強者如何而疾之已甚若以今世所見則極有可議蓋以善刑惡自是義理中偏側之累故孟子亦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孔孟在春秋戰國其亂豈不愈於順桓之世然善既不可屈於惡又不能勝惡其道只得出此而東漢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於敵法之上求以勝天下之不肖宜其屢發而屢挫也悲夫

永初中羌胡殘破并凉鄧隲欲棄凉救并會公卿集議隲謂譬若以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虞詡說李脩辟凉土豪傑為掾屬拜吏子弟為郎議與隲異

而隲以此怨詡隲鄧禹子孫約畏廉儉辟用賢俊亦有可稱而既為外戚所見卑下故其謀謨於上者如此所謂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真棟撓之凶斗筲之算也漢業由此遂隳大臣為國家盛衰其効豈不著明乎後崔烈欲棄凉州傳變論亦同

圖讖事至張衡論始定桓譚雖極言讖之非經而傳不載其所以極言之說班固父子以折衷古今自任而於讖特多所附合非其智不足以知之也蓋以時至好尚方盛遂不敢嬰其鋒亦理勢之常至於雷同趨和比之經典則希世太甚矣張衡適值其衰故得展布言之然後世亦有當其矣衰而猶諱避不敢論者此又在衡之下也

董卓族滅而蔡邕不知大抵事機之際厚薄淺深便有榮悴自春秋時已然而況於不知者乎邕之取死自其宜也然王允戇愎如此觀其規為直以誅卓之外更無一事乃歆於弱主賊臣之時任扶顛持危之責國雖欲不亡不可得矣

左雄言漢至今三百餘載下飾其詐上肆其殘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安民為劣弱奉法循理為不法末世風俗漸靡往往如此自雄在納言明達政体修察選法崇尚學校順桓以後多知名士雄之力也論者不考實但徇崔寔輩私意偏說為後世言治之害外疆中乾輿食烏喙何異

議褒梁冀黄瓊比之鄧禹霍光胡廣謂宜如周公當時稱

廣者謂雖無謇諤之風屢有補闕之益如此等論議以為有補闕之益亦未可也夫正議而不能力爭故謂之無謇諤者自初回邪無復齊限則無可言矣瓊臨死之疏三代何迷如周舉黃瓊父子六二之動直以方矣

范曄左雄論序順栢人材當詳看曄謂使時獲用武宣之軌其豈遠而武宣何足道哉未可並語也

陳寔以善下人為一世所伏而許劭以為太丘道廣廣則難周劭之言蓋未可輕非故為裁量者也昔顏淵願無伐善無施勞若是隱身自約終不以世利為已益故以蹈行堯舜之道必將有此焉今夫燭已不盡照物不哲而借寔之美以行於天下者未見其成德也

李固斟酌義理熟於世故深識根本始末順正無疎婞直前不在已而聽命於姦兇欲以正道回之率公議以塞其衝此天下至危之秉萬無一成固與杜喬既以身當禍而漢由此亡此天命非人謀乃可痛哭流涕也學者或輕論固事幾於不識罪福矣悲夫悲夫若固所謂任伊周之道而不得成伊周之功者歟

吳祐延篤進不求名自行其志凡人於應物之材自當無不周徧至若所願於世者能澹薄而厚以自處則寡怨而遠罪矣如祐與篤未嘗不正其言行而卒免於亂世率是道也恃伐而求多計施而望報其全鮮矣傳載篤止李文德書自當時傳誦蓋士之為人者常多而為已者少故也

與馬援所稱馬少游又不同

張奐見責王甫已而病之山西士人士性固然歟

段熲殺東羌幾盖以此為靖難之術固前代所無有至其言先零作難趙充國徙令居内前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則為之有槩於心然則人之慮患不在數百年之後者不可以處事盖始以為德而不知其種性終不可合既而屢服屢叛馴弭無策而熲之術用矣以周人化商猶歷三紀而況於羌乎

今世學者論陳蕃只舉後一節更不紀以前事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臣不如弛刑徒李膺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觀其正已正物終始以天下之重自任歷數二漢自李固之外更無人也然既有竇后父子天下掌握自古得時未有如此抑是蕃自蹙迫壞之哀哉哀哉夫以蕃終身自治尚不做德後一節其不如蕃者豈復能有為事功難易人材品目真未易言有志於古人者其可不深淵薄氷日慎一日乎

王允氣驕量狹慮挫謀乖前後龐魯非一事最不曉氣臨死有努力謝閹東諸公彼謂起兵誅卓者皆忠臣善類邪卓固當族若族卓而卒繼以亂如脫陷胷之七首

而飲腐腸之鴆毒爾何所損益允以為當是時天下所患者唯一董卓而已乎可謂愚矣

黨錮之禍雖曰窪豎暴橫相靈昏霍然所以致此實由太學蓋是時諸生三萬餘人矣唐虞三代之為學其君皆聖賢以身所行與士相長取材任官又與相治後世不然但立表置舍以存其名如賈誼董仲舒之流尚不知人主當自化而徒欲立學以化人如武宣固不足預此猶明帝始終能以學為重然褊察無弘裕之益其意謂不遷怒不二過惟用之諸生而已此自漢以來知勸學而不知明義之過也況翟酺左雄止要蓋千百間好屋使四方游士自來自去於人主好尚國家教養了無交涉師門徒者踵陋習希辟召者養虛聲賢否相蒙名實相冒激成大難皆太李為之及靈帝末年更為鴻都學以詞賦小技掩蓋經術不逞趨利者爭從之士心益蠹而漢亡矣後世不深考歸咎於士大夫不知群聚天下學者使之傑盛而人主庸騃視為贅疣身外之物其勢固以至此齊語謂令士群萃而州處故士之子恒為士詩云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人材何常而必欲群萃州處之故余以為非晉仲語若人主不自為學徒設學以教人欣猒不同忿心欻起小則為然明之毀大必為東漢之誅矣

李膺一時士子所宗而指趣無聞但有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歸二語而已若魏晉以還則有可言矣亦史家

之陋也亦其他書不存無以參考惜哉孔子謂泄冶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然陳蔡之難師弟子去死如一髮出處之際聖賢難之如膺言中倫行中慮而能稍自降辱以免亂世意者或庶幾乎

郭泰符融皆定声名於一日東漢尚名之俗至是而極然至於久而不跲則固有其實也史稱李膺每見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不知所道何語使人想見而不得殆欲飛動豈亦洙泗之流裔田子方段干木之後復有此耶

許子將鄙曹操不肯為目而荀或乃以其可存匡正遂託身焉或雖有材謀然與邵相去何遠也邵之高亮雅遠漢人僅以一二數光武亦能清言使邵生其時未知有所遇否

竇武經生儒者為后父執朝權天下善士無非腹心萬世一時雖伊尹周公何以加此若雍容坐鎮何事不成雖還季漢於三代可也惜乎漢人忿毒宦官深久只有誅殺一路更無他門陳蕃以蕭望之李固為前鑒欲以殺正殺朝不及夕而受禍之酷乃更過之豈其制變之術不素講耶

鄭太號有才畧其勸何進無召董卓是也至於用袁紹以發山東之謀使卓懼而西遷則何其明於前而暗於後豈與紹素厚且以其世冑所歸遂不悟其能為亂乎然扶興者易為策救亡者難為謀事之初基斷以獨智可矣及其崩壞扶左而失右東就而西傾蓋未易工也

孔融高懷逸度與姦賊詭詐之人不並立自無可言然王莽董

卓曹操與前世亂臣賊子差不同若臧文仲晏子孔子處廢興之際蓋有成法未知融何所本其進不能持危而但足以殺身事已決矣儻以退免乎任意而行明隨禍機可悲也已

荀或既佐曹操成霸業而復為漢死節者以臣佐為急則聽漢之自亡可也知不可廢漢而授操以柄可乎兩無所據以比管仲則非倫方之宗魯僅有成廟或謂才似張良道似伯夷伯夷中固無張良況良亦豈易擬此論恐誤學者

皇甫嵩功高一世處之若無為董卓所擠不敢愛死可謂恭上命盡臣節矣闇忠之說何足以介其慮乎世以郭子儀為難視此殊不足進

漢末所置牧伯無不相挺為大賊獨劉虞一人力守忠款然仁而不智自毀翰垣宜漢室之遂亡也

王景修汴渠從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鑿山阜破砥磧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一水門更相洄注無復潰漏自此終東漢不言有河患惟晉志稱河泛數千里乃桓帝永興初不言壞決也按司馬遷悲瓠子之歌作河渠書班固因之為溝洫志載王延世竹落及賈讓三策觀景成功知西京立事苟且不及後漢遠矣固復不記景能盡智備法沉慮獨成故其美晻鬱傳者不章然則遷固二史之華不如後漢書之實也

郅都雖廉直而助殺臨江王故司馬遷以酷吏載之董宣以湖陽公主奴事激悟光武知天子不與白衣同有補治道多矣陽球始謝司隸即誅王甫遂報陳寶之怨自請一月令豺狼梟鴟

各服其辜其壯烈如此豈應入酷吏傳也以球事考之漢世人臣苟得事柄無問高卑專殺立斷以為常俗如蕃武及一時名士養懦蓄疑遲留不決自陷大禍曾不如竟付一陽球輩也或者尚尤其倡狂究獄殆讀漢事不詳爾

呂強語可記者實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易曰悅以使民民亡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果強所自肇則巷伯孟子立下風矣又舊典選牽委任三府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今但任尚書或復勑用乃見於強疏或謂如強如張承業人主豈可與一二千千萬以徼必亡之禍此甚不然強在宦官中出類拔萃正不自容竟以譏死但可哀爾始皇漢宣雖英主至於簡棄賢哲任用閹豎於是間求呂強耶

尹敏言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可謂及諫矣而人主不悟蓋蔽蟣蝨者不見日月也傳載其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可以相見二人風致

孔僖自訟辨而不憤激而不訐戮辱在前惧不失正與俊張歐刀在前棺絫在後為世所悲者異矣

任末奔師喪道死曰必致我尸於師門古人事君以尸將事而事師之嚴至漢始然彼不過章句訓詁而已胡為兢兢於此哉若夫性命道德其何以處之然得之深未若守之固也

杜篤論都賦於相如揚雄之外別出思致語峻而潔意切而明節短勢險無曼衍之病詞賦之傑班固方之弱矣衆作不能及也兩處淵囿字必誤

崔琦禰衡異操同情揚已矜華終以殺身

余每讀范式張邵事未嘗不潸然涕墮夫一至之善兩心相求通幽達明不疾而速又王忳馬及綉被天之於物疎而不失監之在旁其驗如此聖賢論道何嘗不兼禍福報應而言然至於所為小善小行者願使學者無溺焉何耶豈以是數數然者為不足以彌滿充塞於其間而

李固駁發兵之議夫交阯九真反而欲以兖豫揚州人赴之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用矣然當時士大夫所見皆如此者蓋有寇即發兵發近不能勝則發遠乃目前常行之事故也余頃在金陵考按建炎以來守江者皆用民兵鹿角戰船布列口岸分寨而禦虜至江北声言欲涉我輒棄之而潰虜因以南渡遂至顛覆然前後施行無不如此余始疑昔人但守不定耳亦莫敢捨此策意欲激厲而用之比虜既至則已與之共水險地散心搖幾欲退云余急別募兵渡江刼寨頗得俘馘而歸城郭間聞捷奏係踵人意始安虜亦北遁而向之民兵鹿角之類盡為無用然其耗動根本已不少矣觀固歷數利害毫髮無遺借筯而籌蓋不足道信如者之美傑也班彪奏酬答北匈奴事宜真西漢文章可接太史公今漢書文體大率類此蓋班固所取法也若固所自作質弱而文靡魏晉先驅失古意矣彪不特文字而

策謀沉深明習故事應變有方可施廊廟雖光武漢業已成不以無彪而有所闕然如彪者不得盡其用光武不得無棄材之過也

前漢雖有太史公司馬遷以為百年之間遺文古事靡不畢集紬石室金匱自成一家然朝遷之上本無史官可考班固亦不過綴緝所聞為書賴其時天下一家風俗稍質流傳不至甚謬要之兩書之不可盡信者亦多矣至後漢始有史官東觀著記前後相承范曄所以能述史於二百年之後由有諸家舊書也然東漢雖有著記而當時風俗之質則不如前漢而所載多溢詞又胡廣蔡邕父子竟不能成書故一代典章終以放失范曄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為可恨耳其序論欲於班固之上增華積靡縷貼綺繡以就篇帙而自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蓋宋齊以來文字自應如此不足怪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六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七

魏志

橋玄以曹操為命世之才而許劭以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玄與劭品類大殊言之高下固當不同也操為劭所鄙乃為玄及何顒所異不知劭自與漢人隔多少重數操得志後一時人材受其生殺榮辱為所位叙者其賢否氣類又可知矣劭猶若此況不為劭者乎東漢未亂時猶若此況三代之盛乎道之升降古人所以深致意也

東漢壞敗已久自張温皇甫嵩成功而策士以改物說之矣人主與官竪小人為密雲用其民甚於冦讎與桀紂幽厲無異勢當然也獨有一事雖三代亡秦之季世至於王莽然則其民叛

而吏不叛也董卓袁紹袁術曹操刘表刘焉陶謙公孫瓚世為公子身任漢臣一朝狂誕假號奮呼自為亂首刼脅平民屠刻天下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此前後所無也蓋漢末世有材者多上不惟無以御之又失其心激而思悖私義勝公道滅各從其黨不知有君而論者反謂東漢風俗最美能銷姦賊窺伺之心國家賴以不亡豈未之考歟

按操以中平六年十二月起兵初平二年七月袁紹表為東郡太守據兖州以其中間攻干毒眭固陶謙後為張邈陳宫所反六七年内轉戰百艱所獲甚微視高祖光武指麾戡定何太懸絶乎適會天子東還遂挾以自重方有扶義征討之事然則操之功業蓋是武漢而後致非漢已亡待操而能存也使如董卓袁紹甘心為賊固無可論若稍隱諸心欲因此跳梁跋扈自同

問昴其可安乎

操以令縣滿五百户者置校官而其辭曰其令郡國各修文學按操雖竊漢柄號令所行施其統内若兖冀之郡國可也與人主制詔並行於天下可乎苟或非不見微者猶曰愛人以德何也陳壽雖著魏書然有旨則無魏而其事詞錯雜使後世無别史法不復存矣

皇甫謐載王儁稱操有濟世其而言袁紹與術毋喪歸葬會者三萬人操密言於儁天下將亂為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此語當不妄黄瓊陳寔之衆會者皆數萬紹術亦然取友各以類則其人皆飛揚輕俠者也私援成於下動衆太甚自無安靖之理與

張角兄弟何殊

操十五年令叙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事極有始末當詳看後世多稱操姦賊狙伺猶畏迫名義不敢身自代漢按操僭亂顯逼惟孔融陰沮惟荀或二人既死中外無不迎承自獻以後為蓋者義安在而尚何所畏迫耶然天下大物自戰國秦漢以來形窺若易而實取亦難董卓袁紹之流鴟張廣莫未有能自知節限故皆隨以夷滅操雖姦賊不仁然能自知節限故敢竊而不敢叛敢取而不敢代所以諄諄自叙齊晉文王樂毅蒙恬等事皆實語非虛節益知許劭之評為不妄也

建安體如王粲從軍詩奚用也

建安十五年司徒趙溫辟曹操子丕曹怒免溫官明年而丕為副丞相矣豈溫真不省事而以門地辟耶將亦若不知故為蓋塞以使之也

魏文嗣事之初霍性以論用兵誅死戴陵以諫戈獵被刑性言先王功無與比而能言之類不稱為德歷數漢魏中間士人為此語者絕無亦非不能蓋不敢爾不知性何等人也魏文居喪半年無東南之警而倉倅伐吳不過耀兵起隙以逼漢位性不知事幾豈張湯所謂愚儒也

魏文之所欲者禪代爾而符端章奏勸進辭讓前後節目連篇累牘存之極無謂然可以見其辭煩而理寡也

黃初二年初復五銖錢未幾以穀貴罷至太和元年始復行然則建安中物踊但用穀帛不比王莽自改幣而禁挾錢也幣與

物相權從古而然雖操猜詐百出不敢用異說後世以有限從無涯自坐窮處遂無策矣

癸酉詔言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敝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夫民多而法敝勢極而變也民少而法敝盡民之術也秦及王莽之亡蓋如此曹氏轉戰三十年所成就幾何民愈盡而法愈敝其自言者尚爾況使他人言之乎當是時猶欲以功名自居吾不知其說也

魏文帝欲平吳積年以司馬懿居留自謂得所任矣而患方起於慮外然用人之道百世同軌此非所以為悔也所當悔者前面已起樣子爾馬上賦詩極陳觀兵之盛其終曰量宜運權畧六軍何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哀傷彼以周公為怯耶大抵六子二曹為建安黃初体自此不得復見前世之風雅而後人以為高風絕塵所未喻也

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弓馬時歲之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毋終日守獲麞鹿九雉兎三十文墨之士多以為壯余觀大叔于田還倚嗟其技藝材數有過於此而詩人刺之以為亡國之形也今曹氏雪用其民挾持殺戮驕豎騁子乘堅驅良憑勢作威以自快其得意而風聲氣俗之所熏炙更百千餘年有志之士不復古人之大全直可悲爾

江漢為池舟楫為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中國長技無所用之此袁淮稱江南地理也既又言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畋江

北敢遠其水陸次平土中國所未聞蓋權是時不止於守江而又欲為取淮漢以北之規故也余頃在制司初亦循近轍幾誤急易之僅能自完既將經畫江北以及兩淮而上自卿相士大夫下至偏校走卒無人一以過江守江過淮守淮為是者余亦以病歸矣今因諸書間錯見之此今世文議論也未有不知守江淮而猶欲論取中原者也

何晏論治心慎習放鄭声遠佞人欲因幸式乾殿游豫後園使大臣侍從從容戲宴廉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此疏殆晏所謂格君事業者乎然方晏等用事而當時經生學士謀臣武將皆無以為然者彼固不足以知之矣而晏等以急利兢進之心當幼君驕相之勢行人所不能知者李固所以不旋踵而覆其族歟

司馬懿初除曹爽蓋因朝臣內外惡其驕縱族以此舉為便固未有言其非者王凌雖和之而謀立藩王不利見王使懿尤得以自直二事皆因當時之所謂正義以售其逆謀人心密移國向隨改轉盼呼吸傾奪已成雖欲起而圖之無與共功矣古今存亡之機雖未嘗不如此然曹氏辛苦作計三世相承終二十年本以託孤乃得篡弑為懿因公行邪乘間掩竊上下拱手全而付之是非疑信曾不反一出諸口嗚呼孰謂三國多智士哉

如劉曄蔣濟之流區區乎以揣摩從人者固至是歟

高貴鄉公劣漢高而優少康論著禎祥以耀遠近其意蓋欲感動臣下使之協同耳今其書之存者但縱論文義無所激發則當

時未嘗領會可知矣而公不腸忿怒奮一夫之決以速其死悲夫

鄭玄以三老五更為更事之稱蔡邕云更應作叟引俗字女傍更為證按三老五更二載集書也至東漢初既立初以養之距玄與邕時上下二百年爾一朝見聞未至懸隔玄經生家以意說之固未必是邕周旋臺閣從胡廣諸人游䭫為通博既不能以義斷其是非又於故實無所考據而徒以字學偏傍輕改之可乎後世經文以邕改定者為的而其見識如此恐未可憑也

按晉靈公不君趙穿弒之趙盾反不討賊史官以穿罪焉孔子以為其義足以戒後世因而不改然而法一變矣及晉厲公亦以淫雲被殺而悼公要誓之詞曰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而棄書中行偃束手退聽晉自是復霸人以為材至魯昭公不忍討伐季氏不克而奔齊悼公亦循周子故步欲正其始陳乞不從尋即遇弒四者之述足以互見蓋趙盾棄羌恭順未失故臣道可復存意如由恒悖惡已定故君權不復反事既至此但以勝負為是非耳至高貴公則又有可哀者司馬懿父子暴擅亟奪五年未遠國祚已非魏有按毋丘儉表司馬師自公立未嘗朝公欲問其疾亦拒不得至觀此際會雖有二悼欲正其始何可復行侍從群臣一語不酬對更假數歲不過身親授受而已而或者乃指易屯膏之義謂小真則吉大真則凶未知亡國與殺身小大何所別異而尚以吉凶言乎宜公欲以少康自比而終不能立公立時年十五美材逸氣與

少康晉悼略相似哀哉哀哉

陳登以雄豪自許劉備亦亟稱之然登父子已與曹操相首尾受其驅役就不早隕終何所能至如華歆王朗登所敬者皆駢首為魏公侯矣至臧洪則不然猶是漢之陪臣死超讐紹義有可依關東起兵以漢為漢者無問大小終於臣僕篡盜喪名失節以苟其生惟洪可以兌焉陳壽雖知貴之而智不足以及此遂與登同稱學者宜詳之

嘉平之後極是異事曹氏造基立叢雖無兩漢本根之固然自操至此已五六十年民志久定司馬懿再世受遺信非忠貞何遽盜奪而況虛位無權勢同單庶一旦因人主在外閉門截橋刼取事柄與反何殊此至愚者不敢為懿號有智而披猖妄作自取疾滅然竟以勝一異也曹爽兄弟昏庸童豎無足深責然崇信何鄧惟其所為晏等皆勝流名士並居要職命令所由出方天子朝陵爽義亟從未知晏颺之流安在而變起倉卒但有相範拔劒南奔其餘竟無一辭懿奏既通駢首受戮而魏事已去矣懿一旦僥倖於至愚而成至智晏平時自許以上智而終成下愚苟無人心忍而就此哀哉二異也昔韓馥讓州於袁紹竟奏廁求死當危亡之際舉國無人乃至於是孟子謂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何太甚乎

夏侯玄言先王建國分疆書界各守土境非重累羈絆之體欲省郡守縣皆往達兩漢論治未有及此者其自負弘濟良不虛也而親姻中外竟相首尾委肉以當豺虎之鋒悲夫如玄之智

雖未必能存魏然玄死而後魏卒亡盖與其國相始終矣
曹操取天下事盡其荀或傳中故或者以或比張良良高妙玄
遠智因物生不為定形固非或所能至然而清整愷悌以善士
與是三君八俊家良子弟也或者又言漢已亡操取之於群雄
非取之於漢此甚不然以操終始挾漢而令猶不能盡得凡操
之得非名依漢則無由是漢固未嘗失但不能主令爾譬如人
有良田廣宅雖失券要而田宅固其物也臣僕不直而歸之而
欲直而盜之可乎或為漢人子孫其當死無疑所可惜者智不
足以知操之為竊狃於謀而不自制遂失其身爾此乃士君子
出處之至戒學者尚復分別何哉
袁渙舉動節度言議政幹皆近儒者然特其粗爾操之事初最
蒙褒用或疑此非所以施於操操但不容孔融禰衡輩耳過是
色色有之若已受其籠紲而又能將之以德行矯之以貞介無
不可者如張範邴原之流正操所欲獎飾也昔閔子稱原憲季
次皆未嘗仕季氏孔子告仲由以知德者鮮士雖欲自勉於德
而不知立德之地不可也獨田疇終始辭封似其志有所在是
時操未建國前為舊令後為議郎皆是王官若不遽死未知竟
如何也
管寧漢末遠遁漢魏興廢之間君子存身用捨之際皆可以兌
比其來還則改物已定年邁時逾猶隱終退泯然無迹士君子
之處世以道雖難易不同不害其為仁至於心所不欲而自行
之屈伸舒卷在已而不在物則未有能及寧者固與荀爽相去

遠矣

按崔琰初仕袁紹諫以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次對曹操以未聞王師仁声先路此蓋老書生守經不易之常論也然琰便甘心委質曹氏首為魏臣未知琰意以為諸侯復興各事其主以翼戴天子如古之齊晉正當爾耶抑風靡波順遂無漢朝忘其素守而不自覺也人之立德必有其地余既於袁渙郎原見之如玠孤峻特立匪躬正色於人之本朝而無自立之地逢喜迎恚漂揺中流殺身如斷梗進無孔融荀彧之節退乏鍾繇陳群之利則余固未知其說也比亦不足為士君子出處之至戒乎

鍾繇欲復肉刑斬右趾以生易死而王朗以為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後世雜犯死罪者皆當不死古人卹刑而不免於濫後世濫刑而猶可以卹非後世智於古人也積習既極而反爾

王肅言周官五日視朝當考漢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按成帝既置尚書簡闕親政遂無視朝之禮公卿不復進見三百餘年可謂敝事而兩漢諸臣未嘗一言及之史亦不載何也肅去其時未遠既正論指陳就死不盡然而視朝之廢固久矣然則尚書為天子私人事歸臺閣公卿充位蓋有由來至於人主不能親覽臺閣遂成朝廷古今之變微而不自知也然當時號治世者未聞以不視朝

為失後世人主之見辟臣多矣而其治亦不能有加於前世何也

肅言何晏鄧颺等為弘恭石顯之屬肅大臣子以學問自負論事有稽擿立朝明始末指晏輩為恭顯亦其理也肅既自守如此則其出處不應苟草若以晏輩附從曹爽為邪而以身從司馬父子為正恐未可也齊王見廢肅以太常迎高貴公是時司馬師篡事定矣彼亦以為是耶甘露肅死去高貴公見殺亦不遠使肅再遇此事未知又當如何然則何其明於知爽而昧於師昭故自漢魏以來不以廢興存亡之際考士而信其自許為正人者余不知也

魏略叙董遇邯鄲淳蘇林樂詳等言太學生千數冬來春去博士麤疎弟子避役無復學者園丘議下郎官諸吏見在萬人應書無幾朝士四百餘人能操筆者無十人及劉靖亦云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無學者曹氏父子上馬殺敵下馬賦詩自難語學爾

魏有校事吳有典校近後世皇城邏者之任程曉言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跟隨意任情惟心所適則誠與後世邏者同至典校又糾摘文書其干繫尤切矣然吳魏倉猝用之不久尋廢而後世乃以為官常豈曉所謂大臣恥於忿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蓋亦有言者而莫之能革也

漢魏之際匈奴氐羌皆居內地兆於漢宣成於魏武昔秦人築

長城以限拒胡而漢武力戰使之遠漠不能為寇至孝宣因其衰弱力反輔之塞内而張既設策一旦徙氐五萬余落於扶風天水當時方以為快不以為虞也使魏稍傳世未亡則諸胡之禍親自當之孔子稱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夫慮近遠而事有是非故出之不以正者萬世之患也豈止百年為戒而已

棗祗任峻為魏建屯田後世祖其說然未知時用不同蓋曹操起事廢罷錢布專行穀帛祿賜調度無不由之然則於民不耕之地官置典農春任其勞秋獲其利年豐業廣百萬之衆足以自給雖不待租稅可也後世化穀帛為金錢軍國諸費絹米總居十二兵料下者自猶百錢若以多錢之卒歲種二十畝官收十斛米以五而獲一秕稗畜藏已輒塵腐是以有用而就無用而欲從祗峻之遺策可謂疎矣此事當大有隱括然後可議

如黃覇龔遂任延召信臣之流兩漢名循良吏也然止是治民一節爾杜畿傳中乃有數節可看其始空將一身犯必死任奇譎以得郡而其後乃行之以寬惠示之以教勸待之以富庶自無入有由險至平豈有講論之功哉若幾及劉馥蓋春秋以上人材不止如遷固所稱也後世材品益下權數者武猛者生聚者平易者各自為家不相通而徒相誚蓋陋矣且漢末餘吏曹氏所用其變化屈伸之際後人猶未能望其藩牆柰何欲輕語三代事乎

杜恕峭峻特立之意長者自達之言於魏極少其比雖兩漢人亦難之今錄其語切者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堪

四支之重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古人聖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群臣之智力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賢哉晁錯蓋寬饒固無此論也鍾繇王朗老成練達然皆意自以為如是止矣年運而志不新人之通患後生真可畏哉

孫權十萬攻合肥守者七十旁無近援固已不自保而達乃募士八百擊其未合以至尾追幾獲大醜非操之智無以使張遼非遼之勇而明亦不能自任也勝負成敗蓋誠以人不在衆寡士常如此則立於積衰甘弱之地為預怯莫前之說以自附於哲者可察矣魏文帝乃謂古之召虎殊可笑召虎却不如此

曹操美徐晃賊圍斬鹿角十重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以理勢而言非經入敵圍固不能解圍全城非於圍上破走救者固不能得城全勝然古今自非見救至逆遁則皆畏敵不敢救少有如關羽及晃之真以勇力相遇而決鬬者客主單復之閒殊陸抗能知之此羽之所以終屈而觀者之所當思也

孫權以五萬圍文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三十餘日乃解去魏略戴云云而論者乃云此語與本傳反非也傳固本諸魏略但刪簡煩辭耳書傳中此比不少也然古人以智期人而又以自期故縮於不敢而敢者勝後人以愚期人而又以自期故冒於所敢而不敢者敗爾

魏武病召曹彰未至而歿彰謂曹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魏略此語雖未必實然操於諸子將擇才而與之意不專在嫡倉舒夭死以文則植以武則彰使植稍以智承之則得其處矣故王通謂君子哉思王以天下讓而人莫之知亦非過論也

陳思王讓德余既發明文中子之論然以植事始末驗之謂植能讓猶不為知植蓋能取然後能尚植含毫弄筆自喜目前而已機数防慮何嘗萌心兄忌惡之不啻讐敵猶自乞為將及入侍求死不太迫乎又謂取齊非呂宗分晉非姬姓寒温燥温高下共之植不自疏而不悟兄之不已親也悲哉然植雖天材縱逸而筆勢汗漫不幸早終未及繩約以追古人尤可痛也

倉也童孺而有仁人之心並舟稱象為世開智物理蓋天禀耶

彭城王據璽書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語乃至於此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此作詔者非能解釋義理而言與理合箋傳家不能及也人不能常慮所以累德而去之開心所以為塞而通之何取於知學乎

曹冏六代論遠推周秦近摭漢魏雖非確篤而成敗得失有所依憑行於末世親疎相錯十得四五子建固奇材恐考驗實未逮如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逮之有素等語如饑人進一餐勝絶食也

傳嘏精識自命謂何平叔不念務本敗曹爽兄弟是矣至其為司馬師謀力疾勸行又與昭遠洛繼世執政終移魏柄然則此嘏之所謂務本者歟國命延促之際士所去就忠邪賢不肖分焉過是而自號曰能吾不信也

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若必作之故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因舉鍾離意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此陳群諫語直而不為切而不割可從而不可怒得大臣体矣至此太謂誅賈充謂言有於進此不知其次勇過晏子不遂陳太丘家聲也

陳登為劉備所許且以許汜所言不但上下床之間其品第甚高而登又自言所敬於當世者有數亦足以驗矣然觀登指意雖名助漢實亦為曹操驅使耳豈是登疎遠不知耶使其不幸死盡見操所為將遂從之耶絕之則孔融荀或之禍至從之則登之生平喪矣此亦不可不論也

盧毓駮妻白等死引未見君子未廟見及附從輕曹操以為引經典有意令孤嘆息用此語求之漢人引經之有意者少矣所謂春秋之義繩臣下大抵多無意之引也豈不害生民乎然操喜有意之足以緩死而不知自立經無意之法為殺生孟子謂雖得天下不為信非所以責操爾

盧毓之語有益世教蓋為善以致名非無實之名以才而為善非傷道之才毓所謂可以得常士者是也天下常士多而異人

少推行之度幾臯陶之意尔魏晉以後選士之權多在吏部至唐初猶然後世宰相不過能行吏部之職經遠之業盡廢而以銓叙為大功至非其人則用情敗俗無所不至夫一有之司不若烏在其則為王佐宜乎責效愈卑也

和洽貧素賣田宅而言古之大教在通人情所謂不以格物者也又言勉而行之必有疲悴疲悴二字深得其要故古人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世道雖降其行未嘗不過中孰謂曹操建國能使大吏自挈壺餐乎

按高柔傳稱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三公止朝朔望東漢雖事歸臺閣三公猶為宰相至是但崇官稱而已台閣既未成朝廷三公又非相職其特命相者往往多非人臣之事數百年間有君無臣雖方夏幅裂治化與古異然天地之經安能久不正耶

孫禮以伊吕望司馬懿而責其社稷將危天下匈匈當時議論趨舍蓋多知此然則助成懿之叛逆殆天意耶

辛毗言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何必期於相反孔子以夏時為正而不言商周之非謂以戰伐而改正朔前論亦然所見蓋毗一時意之也然上循五帝協時月正日所以正天下諸侯而未嘗自有改易獨殷周變之毗陋士臆說固未必中至於無益而祗為異則學孔子者闕之可也

楊阜論袁曹勝敗曰袁公寛而不斷好謀而少決曹公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昔商鞅教秦孝

公申不害相韓昭侯行果敢睚眦之術彼世有國而自用之干進者固應然而秦漢以後皆施之於賈堅盜賊已亡滅也末世所謂度内者叢驅網漏之遂道崛起然亦未嘗不驗豈古人皆愚儒也所謂度外者皆辟不逞也安得度内而非愚度外而非不逞者謂操能用度外之人此自阜輩所見爾

凌霄闕始構鵲巢其上高堂隆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凌霄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日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今詳詩義鵲巢而鳩居非有惡於鵲非有愛於鳩也鳩以均一之德詩所發興至其材拙不營而奪非其有豈復取之哉鳥巢於高物理之常何遂怪歟然時主心有所疑而問隆即事為象而言如契之合券之同無其義而有其應何也雖然物鑒以顯而理不正以通此亡國昏主之大患諫者所不能回可歎爾

隆又言黄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胷翼此魏室之大異昔五子之歌獨以道鑒亡而周人之典乃無言符瑞若曹操之猜雄阻逆竊非其有殘民不已天下為墟久近之卜亦可筭矣無以異物為也恐隆引類告君不得不爾

魏明帝不能從楊阜高堂隆之諫節減宮室而欲傳蘇林秦靜之業課試學者緩其實而急其華漢武帝誤之也孝宣親見其害尚欲修武帝故事況後人乎

按蒲寵傳陸遜向盧江寵言賊捨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又言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乃移西三十里依險而引賊平地

又言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蓋吳魏相拒吳常以能蹂躪江北為守而魏不能以跨越江南為戰後世守江者畫江內而守之每患退走此非奇計祕謀當與衆共之使知戰守所宜處不然雖江水不為險矣

王基進據南頓稱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世人多以淹止自保替過持重二字基如此折言之甚善不特為言兵者解惑者以象為進則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投袂而起猶可有功雖非古人仁義之師庶乎黷而不挫矣而基始則能倡議獨進安坐莫搖終則能持勝全歸不求深入勇怯各當動靜以時基亦儒生非武將也觀者自當斟酌

王陵子廣論何晏子曩桓鄧所存雖高事不下接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莫哀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廣樹勝已擢用賢能等語裴松之以為前史不載皆習鑿齒自造前史載與不載不必問然此乃魏晉人議論兩黨根抵非虛言也蓋夏侯玄何晏以器韻玄遠為一時表則士之神儁朗邁者爭宗之其老重樸有局幹者皆所不悅此司馬懿所以能乘機取魏柄俗人甘心為之役而不悟然雖能取魏而晏玄之標度風流已不可掩抑所以晉人終於成俗而向之不悅者久亦消折後生遂靡然矣余觀三代之後道德喪壞而義利不並立雖孔顏孟軻不容有晉楚之位況晏玄挾高名而兢厚利自無全禮又王凌方欲廢見主立藩侯其去叛逆幾何此借懿父子之兵而資其食

聖衆人之用而成其篡也悲夫

毋丘儉諸葛誕亦善夏侯玄鄧颺等儉廢司馬師之辭猶謂懿有大功而昭賢欲昭代師雖非實語然可見當時中外人情未以懿父子為決取魏也

鄧艾開渠溉田積穀且通運漕其策可攻然謂四萬人耕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而以三十萬斛為十萬衆五年食以今約之則收少而食多未知當時調度如何然作田計夫軍食計口古今所同決不能一夫耕百畝而食六十斛也

華佗管輅等傳雖規倣太史公至叙載指實而奇態自生往往遷不能逮所謂辨而不華質而不俚以上當更有事也遷書號世子趙無卹恠甚

以漢高滅秦項之威而匈奴項領令圍平城光武百戰百克遂定海内而盧芳連胡擾邊終其身不能屈烏丸蹋頓之暴不滅前世曹操親伐一戰斬之徙其部落遂為名騎所向有功何其壯也自古立國德意為難而以武勝者多矣若夫德義不足而又羞武事十世淪胥坐視天下變為左衽學者當諱而不當法也

陳壽載東夷援前史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犬使因思前世雲紀火紀至以鳥名官蓋上者神靈下者鄙野故未嘗酌人道之中而郯子乃以為不紀遠而以民事則不能之故恐亦未然左氏但言仲尼見而學之蓋以備異聞而未暇辨其是非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七